文通

虛字卷之八

丹徒馬建忠

提起連字八之一

凡虛字用以提承推轉字句者，曰連字。

故連字界說明分四宗，曰提起，曰承接，曰轉捩，曰推展，四宗連字，其不爲義而有當虛字之稱者蓋寡，蓋皆假借動字狀字以爲用。

連字用以劈頭提起者本無定字，而塾師往往以夫今且蓋四字爲提起發端之辭，今姑仍之。

爾雅郭敘夫爾雅者，邢疏云，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孝經諫諍

章註疏云夫發言之端劉淇云夫猶凡也而凡亦代字然則古人以夫字爲發語之詞者亦非定論總之夫字以冠句首者皆以頂承上文重立新義故以夫字特爲指明是則夫字仍爲指示代字而非徒爲發語之虛字也

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兩夫字皆頂承上文重推一義而以夫字特爲揭明耳 隱四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連用三夫字皆頂承上文特指其人

其事以爲推論耳、故夫字必用於論事之文者此也、汲鄭列傳去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李斯列傳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張陳列傳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屈原列傳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項羽本紀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廉夫敵之彊、趙之不可抱如此夫、以上所引夫字、或冠頓、或冠名、或冠句讀、皆以特指其人其事而爲更立一義之地耳、

今狀字也、文中往往先敘他事、而後說到本題、則用今字、是今字非以別時也、乃以指見論之事耳、今字助以也字者、亦習見

焉、

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上言湯征葛今說到本題齊伐

燕、故以今字冠之、又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

善國、上言人皆可為舜今說到治滕亦然、文十八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

乎、成二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又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淮陰侯列傳今非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蔡策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

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虐

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

淺深而雄桀近今齊將近矣蕭相國世家今蕭何未嘗有所爲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諸引今字皆承上文而拍到本題也國策說士條陳利害反覆譬喻後落到本旨則用今字以起句更有如所引齊策之逆用今字以取勢者

孟子今也不然上引古事落到今時今字後助以也字則辭較爲急切又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助也字文勢一頓有疑訝之辭又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今也同上至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又寓言云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兩節皆以向今兩字對待則言時矣

鄉向同

且字冠於句首者緊頂上文再進一層也亦有助以也字者且字在句讀中者不一其義而非連字也

孟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頂上文以齊易王之可惑即文王有德之久而論猶尚如此云云故且字更進一層以明所惑之是 論 且爾言過矣 上責二子當諫下將責二子居位不去不得辭其責故以且字進說也 又且而

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齊策、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人間世、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大宗師、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諸且字之在句首、皆頂接前文、更進一層說、大宗師云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間世云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兩云且也、義與單用且字無別、

且字雜出句中者、爲義不一、而皆狀字也、今附誌焉、馮章世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後漢馮魴傳、賊等聞帝至、皆自二劉負鈇鑕、將其柔請罪、帝且赦之、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且人惡之、又無且至、又管仲且猶不可召、孔融傳、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型、諸且字、皆且猶之解、秦本紀、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項羽本紀、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杜欽傳、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諸且字、猶云將且也、國策、取其地且天下之半、與柳中丞書、環擾之師、殆且十萬、兩且字、幾且也、又詩終風、且暴、郊祀志、黃帝且戰且學仙、鼂錯傳、險道傾仄、且馳且射、李陵傳、且戰且引南、水經注、且田且漕、諸且字、又且也、凡兩且字、皆兩務之詞、

言方且如此，又復如彼。釋詞引公羊隱元年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又隱三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燕策燕南附趙則趙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謂三且字皆借也，若也，假設之辭。不知所引三節，如、使、苟三字各有假設之辭，不必以且字為解。三且字皆承上文而另申一義之連字也。古人用字，各有各義，不可牽混。且假設之詞，有不必書明而辭氣已隱寓者。如釋詞引呂氏春秋知士篇劑貌辨答宣王曰：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不仁，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曰：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

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郗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郗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兩節謂且靜郭君云者齊策且作若而且組則不然者亦與若同義不知且靜郭君一句原是假設之事而且組則不然者申明事理並無假設之意何以強解為哉且假設之辭氣有時隱寓於句讀而不必明言者至且字在句讀中實無義之可解者經史所罕見而亦時雜出於諸子之書

蓋字正義云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略陳如此未能究竟也劉獻之云不終盡之辭然則蓋字用為狀字者多而用若提

起連字冠於句首者實字見也

高帝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以蓋字提起者然細玩此詔全文乃知高帝胸中先有治天下必與賢人共之之意故以古爲證而以蓋字起之是蓋字仍有大率辜較之義而非徒以發語也明矣董仲舒天人策第一起云蓋聞虞舜之世第三起云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兩策之起以蓋字者與求賢詔蓋字史記習用以傳疑如大宛列傳云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貨殖列傳云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老莊列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封

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本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云、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蓋上文所言諸事不可根究、故每云蓋以疑之、此即辜較之意也、蓋字有用於句中者、如周本紀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平原君列傳云、賓客蓋至者數千人、諸蓋字雖在句中、義與前同、仍不外辜較梗概不定之意、

至夫字、合今字曰今夫、合且字曰且夫者、皆各循本義、並無別解也、

中庸云、今夫天、今夫地、今夫山、今夫水者、皆承上文渾說而今

則分提四項也夫指分提之物也鄒陽上書云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此節以今夫起者今說到本人寒士夫指之有激昂忼慨之氣故柳子厚墓誌銘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段文氣與前節相同統觀所引今夫兩字皆各循本義

鼂錯言邊務書云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也則
卒積死所云且夫者且字項上文而更進一層也夫則重指
其事耳逍遥遊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魏策云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
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
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
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

之壑而不悔也、所引諸節以且夫兩字起者、皆各具本義而、

有此一提、文氣亦爲一振、

是則夫今且蓋四字、古未有以爲發端之辭者、惟以頂承上文

而弁於句讀耳、惟然、而名爲提起連字也可、不然、與承接連字

何異、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於句讀之中也、

承接連字惟而則兩字經籍中最習見、經生家以而則兩字之

別、惟在文氣之緩急、上下文氣緩者連以而字、急則連以則字、

蓋第味乎而則之音韻、故爲此浮泛之說耳、雖然、兩字之爲用

甚廣，故分疏於下。

而字之為連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為推轉者，亦習見焉。然此皆上下文義為之，不知而字不變之例，惟用以為動靜諸字之過遞耳。是猶與及等字之用以聯名代諸字也。

而字用以過遞動字者

前後兩動字中間而字以連之。此種句法，有自二字以至七八字數十字者，爰分引之。

逍遙遊：怒而飛。怒飛兩動字中間而字以明怒飛兩事先文過遞之情。秋水：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趙策：蹴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石聲者何也、所引句中而字皆參兩動字間、至上下兩動字一反一正而成爲四字者、如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襄公二十九年云、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種句法、經傳有不勝引者、又前後動字、其第二動字有之字爲止詞者、中參而字、亦成四字、如孟子云、環而攻之、委而去之、又云、予既烹而食之、以及第一動字爲有形迹可見者、後承其他動字、率以而字聯

之可成爲四字者，如孟子云，又顧而之他，仰而思之，反而求之，張中丞後序，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論語云，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又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諸句，皆詳於動字相承篇矣，又陸賈傳云，陛下安得而有之，何奴傳云，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孟子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又應帝王云，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諸句，助動得字後，直承散動，往往間以而字，亦變例也，動字相承篇內未載，今補志焉，

至五字句，最古，今則古文家用成濫觴矣，論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者

同舉欲行者擧足而投跡此八字句實同五字以欲談者欲行者可另爲一讀也至進學解云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四句雖皆八字然間以雖字轉以而字一推一轉句法不板又如吾邱壽王傳云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則爲九字然上下開闔故不見冗過此以往十餘字者往往有之然總以自爲轉折爲主如司馬相如列傳云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

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此段而字七見互爲呼應、首兩而字乃五字句法、其三而字而況云者、乃自段首且夫起直貫至其爲禍也不難矣句止、而字橫擔前後四十八字、其四而字則上下兩截各六字、而字連之、其五而字上截九字下截十二字中間而字以轉焉、其六其七兩而字亦然、要皆以爲上下截諸動字之過遞也、故錄此段以見而字用法之不窮、

而字用以過遞動靜諸字者、

諸靜字附名而有淺深對待之別者、概參而字、以且兩字亦

以明其相因之理。上李侍郎書：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又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燕喜亭記：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所引皆六字句，可見一斑矣。

七字句法不一。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上下兩截各爲三字，中間而字，最習見也。又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胠篋：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李斯列傳：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

閒也，夏殷傳刑罰繁而民怨畔，設義積而民和親。晉邸嘉王傳，安居則以制獄訟，而有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李郃書贊其狀而歎其冥，加其資而希其光，並命審書揚墨交亂而聰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疇斁，遂幾崩而莫救哉，後何其不為食獄也。所引七字句皆上下截各三字者。准陰侯列傳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齊蘇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兩引皆上截四字下截兩字。

中間而字以為句者，同為七字句，而與前引異焉。

至八字句則冗長而不習於用。詩唯僅是以或疑者卷舌而

名字與其表詞也，而好義察言觀色三者，皆動字偕其止詞也，中參而字，其法不板。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四截皆動字與其止詞也。莊胠篋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川竭者，起詞與其坐動也。谷虛丘夷淵實同，中參而字，句法有蟬聯之勢。自序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又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賈誼傳長沙迺二萬二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與人也，亦形勢然也。原毀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文暢師序今吾欲

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盤谷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以上所引五字之變盡之矣，至後人爲之，類皆以靜字塞之，文氣弱矣，見下

六字句，有上截三字，下截兩字，中間而字者，亦有上兩下三者。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安宅者，外動與其止詞也，此上截三字，弗居者，卽弗居安宅也，下截兩字，中間而字，此動字相承例也。貨殖列傳，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此皆上截兩字，而下截三字，皆各爲一讀，故而字連之，

間用焉，已詳靜字篇矣。其或動靜兩種字先後參用而義有相關者，亦以而字爲過遞焉。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淡厭簡文溫理六靜字三耦，各爲對待，以肖君子之道，故參以而字，以明其相關之義。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桓元年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公羊元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此四王祿盡矣，盈而虧，天之道也。疏廣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進學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盤谷序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所引而字，皆參上下兩靜字以爲過遞者。至如盤谷序有云，宅幽而勢阻，又如泉甘而土肥，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四句、首兩句靜字後於名、後兩句則靜先焉、中以而字、
聯之者、凡以爲靜字也、過秦論云、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此三句、首句上下截皆爲靜字、中
一句上截靜字、下截動字、第三句則皆動字矣、他本第三句
無而字、送寶秀才序、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又今乃乘
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與于襄陽書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答胡生書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
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與陸員外書地薄而賦多、又文麗而
思深、又遜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又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

而氣和趙世家公子章强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

所引皆五字句、上下截靜字附名字者居多、其雜用動字者亦有焉肅恐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論久而敎之、又敏而好學、隱三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襄二十九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孟不遠千里而來原道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王乎、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又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上引諸句、皆一靜一動、而以而字爲轉折者、可知動靜兩類字、古人於遣詞造句、視同一律、並無偏

重也、至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諸句內、如十有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又二十皆滋靜也、下連而字者、則以未經言明所數之歲耳、不在此例、且凡言時之字、無論爲名字代字靜字、皆可視同狀字、其例詳下、

不特此也、而字亦可用爲狀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

狀字原以肖動靜之貌、與靜字無別、古人於靜字狀字、統以靜字名之、今以兩者爲用不一、故特別焉、

孟始舍之圉圉焉、

少頗岸岸崎、攸然而逝、攸然狀字、所以肖將逝之容、下接而字以連逝字者、則攸然非逝時之容、乃逝前之容也、又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如是常常兩字、不直狀見字、蓋猶云欲見之常常也、源源而來者、猶云故其來之源源也、夫然、知北遊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匈奴列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膚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論子路率爾而對曰、德充符我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日者列傳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適解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佚、渾渾然而偷、其何儼而不爲哉、所引句內狀字後以

而字承之者、明其與下截諸動字判爲兩事也、至大學云、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見君子後之容也、凡狀字言時者、與非狀字而亦記時者、皆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也、隱元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既言時狀字也、今爲上截、後以而字承之、管晏列傳云、已而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公羊襄公二十九年云、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又桓公二年云、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漢書班婕妤傳云、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師古云、蛾俄通、所謂既、已、今、迮、俄者、皆言時狀字也、今皆

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到終日而不發一念、又一朝而發
十念、終日一朝、皆名字也、今記時則自爲上截、而接以而字
矣、故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服、夜而計過無憾
而後即安、朝晝夕夜、皆名字之記時者、今用如狀字、趙充國
傳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荊軻豈敢
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大宛列傳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
刺客列傳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賈誼列傳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又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
能自安乎、趙策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
下之士也、徐無鬼三年而國人稱之、曰不二三歲、曰一日、曰

歲餘、曰百六十有七年、曰此時、曰當是時、曰今日、曰三年、皆
滋靜附名字而記時者也、故前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等句、
惟言數而不言年歲、其實皆此例也、至如孟子云、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一句、然狀字一頓、指上文、而字轉下、故當分讀、
詳後、德充符云、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且亦
狀字、且後接以而字、與然而兩字同例、然不數覯、然且兩字
皆狀字、雖不記時、亦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轉接、有如是者、
又可用爲介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惟不常耳、
介字除之字外、其本義皆可用如動字、與以等字是也、論語
云、視其所以、又云、則何以哉、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數

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所引以字皆作用字解所引與字可作受動觀故以與兩字用爲動字與本義無異惟之字之爲動字則解往也至也與本義遠矣又用由等字介動兩用者往往而有夫然介字既可視同動字則以而字爲過遞者非連介字也連動字也明矣

周語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歜之家以字之司詞也下連而字則意進一層猶云以歜之家世如此而家主猶自紡績懼干季孫怒也凡以以字爲上截而後連以而字者皆應重讀重讀則含有動字之意庚桑楚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豈杓之人耶張釋

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之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
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東方朔傳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
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爲社稷也游俠列傳此指學士所
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刺客列傳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致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韓策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
地已削矣 原列傳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七引
以字莫不接以而字者皆先將上截頓足爲而字後跌進一
層地步夫頓足上截則以字司詞外必有若動靜等字含而

未已者之餘音矣學者可玩索而得之也其餘介字之爲上截者讀不敢覩魏策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與臣兩字介字與其司詞也胠篋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將爲云云者爲介字也後盜字其司詞也又并與云云者與介字法字其司詞後皆連以而字其以爲與兩介之司詞爲上截者亦以爲頓足後跌進一層地步猶云將爲如是善盜之盜而爲守備云又猶云所盜者不惟其國并與其治國最聖最知之善法

而一切盜之也、

若而字之前若後惟有名字者則其名必假爲動靜字矣、不然則含有動靜之字者也不然則用若狀字者也、

酷吏列傳其爪牙吏虎而冠、虎冠本皆名字今虎用如靜字、而冠用如動字故以而字參焉、襄十六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狐裘羔袖兩名字今假爲靜字、列禦寇古之人天而不人、天人兩字皆假爲靜字、成九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者冠南方之冠也用如動字、僖十五臣而不臣行將焉入、而臣字假爲靜字、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銖寸兩字重言者每之也每之者則皆用如動字

矣、然則凡名字之用爲動靜字者、亦動靜字也、而字参之■

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人役

弓人矢人、三名也、而自爲上截者、蓋上截當重讀、猶云旣爲人役而恥爲人役云云、故人役弓人矢人雖自爲上截、而其意含有動字者也、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賢者、靜字而成爲名字也、猶云惟賢者也、而後能樂此也、至如、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德充符子而爵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大宛列傳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馬絕

不來烏孫俞頭易告漢使矣節外國矣學攷列傳父而歸子死災用復諸臣十一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所引諸名字若人若君子若小人若君若子若小國若父若王室各爲上截皆當重頓則下接而字神情躍然矣有謂襄二十九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昭二十六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先君與陳氏皆自爲上截所接而字當作若字解且以本文相比則襄公二十九年一節其前文有先君若有知也一句昭公二十六年一節上文後世若少惰云陳氏而不亡是而若兩字互用之明證夫而字解如若字之義亦通然將兩上截重讀接以而字

其處神仍在如云且先君雖死而或有知也又如云陳氏之爲陳氏至後日而仍未亡也是將餘味幽包之字補出則而字仍不失爲動靜諸字之過遞也而況若而句者經史往往而有如執以而若兩字互用爲解遇有而字而無若字處者又將何以自解也論語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將富字重頓而云富之爲富而可求也則下句雖字已躍然矣文公十二年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猶云且爲一國之君而逃臣云如是上截頓足則下截跌進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則無餘音矣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此句重在匹夫故當重頓猶云以匹夫之絕無

憑藉而能有天下者則其德必若舜禹云云孟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一言南面兩言北面各爲上截承以而字者皆記處也與狀字同功又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微服者記容也亦狀字也至如孟子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曰千里者記所經之地曰三宿者記所歷之時皆狀字也又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五世曰世皆記時也公羊文公十二年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曰千里記所歷之處曰一曲記所流之容皆視同狀字皆可以而字

連之越語云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然狀詞也人面記容也與狀字同功故參以而字代字單用爲上下截者惟詢問代字則然爲其爲表詞也是則而字之上下截無論字爲何類然必用若動靜字者然而後而字乃爲之過遞也此不變之例也

僖二十四左晉祀者非君而誰 誰詢問代字也繫於而字之後猶云非君而將爲誰也故誰爲表詞既表詞矣則視同靜字故而字用以爲非君與誰之過遞耳 哀十六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而誰同上 孟奚而不知也 奚詢問代字亦表詞也故單用以而字承之猶云何爲而不知也 齊策管

哉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孰詢問代

字表詞也子者稱之也若昭公四年云牛謂叔孫見仲而何猶云見仲而何如也又齊策云威王不應而此者二而此者即而如此者也兩引皆可視同狀字至人間世云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予指名代字今單用而字承之者予字應重頓猶云使予之爲予而見用於世也云故予乃名字非表詞也不在此例

統觀此篇所引而字先後兩截要皆不失有動靜諸字之意者近是然則謂而字惟以過遞動靜諸字也信然

夫然而字之位不變者也而上下截之辭意則又善變者也惟

其善變，遂使不變者亦若有變焉。其變有四

一凡上下截兩事並舉，則以而字遞承，若有又字之意，故而又兩字相連者，常也。

論語學而時習之，猶云既已效學，又應時時服習也。學習兩事連書，而字承之，意同又字。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賢親樂利兩各並舉，而字連之，猶又字也。孟子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文二君之所未也，而又多受賂，乃亂也。成二天子有三軍之權，而又有衆中之志，宜將為棄以逃者也。襄二十七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昭十大夫之尋盟

矣，而又令孤奠爾大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大王之無成勞也。襄十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秦策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應帝王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為人求薦書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門館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也。上崔虞部書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答崔立之書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周語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于遠。送韓侍御序其不涕泣感激，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諸引上下截，皆以而又兩字遞提，推然而亦

而後與而況而且凡進步者皆在又字中要經史亦習見焉

孟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匈奴列傳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史二十一若上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文七既不受矣而可不歸罪於生心惡俗賤者者必立宗宮於於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毀之主而復藏宮以祭在寢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孟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丑二十四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

而況兩字見於書者所在

皆有其實而況與又況義無區別故人間世云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至如南海
神廟碑云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
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逍遙遊云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所謂而尚與而猶者仍在又字用襄也又莊公二十八
年云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懼戎且旌君伐所謂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者即又使重
耳之意也刺客列傳云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
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而秦法云云者即又秦
法云云之解也至如大宛列傳云而樓蘭姑師小國耳二句

與逍遥遊云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一句皆遥承上文而接言所事之又同故兩而字又與又字無別其他而字過遞雖無亦又等字而意則猶是者蓋不勝書也

二凡上下截兩相背戾則以而字捩轉似有乃字然字之意故而乃然而常各相連者此也

論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孝弟與犯上兩截意相反猶云孝弟順德之人乃好爲悖逆犯上之事者蓋寡云故而字有乃字之意又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猶云其學問雖不見知於人然而未見有慍色也故而字意同然字是以孟子云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云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賈誼傳云然而天下少安何也諸然而字當拆
讀然字一頓以承上文而字所以拘轉也至於孟管仲曾西
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又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
血之流杵也又證從由貧者出而孟子之後疑論前代紂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孟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陳三於是
乎不務合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德七君以體與借屬從
俟而以發然之無乃不可乎憶二十四天貫置之而二三子
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七此願所謂臨淵而發莽斧者也
必不可爲二十七國興存亡晉勇之傷皆兵之由也而子求
去之不亦難乎襄二十一欒辰所得其雖魏氏乎而可竊取

擬於元有合名矣而終之以叛千也是僭成八病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節焉乎昭七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彼

唐七監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詩曰大古有三族而

王溫節郭至同時而五族乎趙充國傳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誰陰侯列傳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也平原君列傳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聊

蕭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而欲西面事秦是不臣之計過也

說我納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

賈誼傳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柳州纂志銘此宜係數夷狄防不習戰而其人自竭以爲得計閒于學之處亦可以少愧矣張中丞傳後序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答陳商書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荀子勸學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 諸引上下截皆兩相背戾所連而字不出然乃兩字之意而經籍中不惟而乃兩字即而竟而反而獨等字意與乃字相若者亦時見於書 田儋列傳今漢王爲天子而横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何爲酒漆

頂承上文一段云而專迺有大不然者逍遙然亦承一文一段云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樁巢羽之事王宜爲上佐而今乃低爲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與孤尚書壽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無息乃欲至之於已憊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矣之故以死也項羽亦紀自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就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雖世家稱侯焉也功實大焉而竟逐之孟長氣也而反動其心改葬服緦又安可取未非不葬服之例而反爲之服歟在喪當葬獨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繩凶以葬乎孟人亦扶不欲當貴而獨於富貴之中

有私能斷焉董仲舒傳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六國表序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霍光傳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諸引上下截意有所背故以而竟而反而獨等字各爲轉捩既有證矣然有時下截之於上截雖非事理之所必有而轉以而字設一或有之境者亦此例也故而或兩字並用者有焉

襄九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襄二十一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昭三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三引皆以而

或爲轉語特設一或存之境以與上截相反者其無而或爲惨而惟有其意者亦如之前節所引有單用名字爲上截先爲重頓而後轉至下截者亦此志也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猶云爲人而或不仁如禮何也他如僖二十三云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又云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僖二十八云戰而捷必得諸侯管子權修第三云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賈誼傳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又云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趙世家云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

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所引諸句內其以而字為轉者皆有假設之辭氣也至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一節而有皆解作與有之意又以不字直貫兩句愚謂而乃轉捩之辭常解方與孔聖平日所言是故惡夫佞者與焉用佞諸句口氣相合夫不字狀字也若能直貫兩句則為連字矣學者不可不辨又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一節經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而死一句則以而字解作若字又雜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語氣使然耳

三凡上下截一意相因則以而字直承若有因字則字之意此則而字之本意也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猶云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因而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亦因而從之也又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猶云上老老則民興孝也而則兩字其辭氣雖有緩急之分而所以決言其效者則一也中庸云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又賈誼傳云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兩引書而以兩字皆互用蓋因而因以兩語用意不

甚相懸也。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論子欲善而民善矣。剸嘗書爲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成二逆弃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襄八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管子權修第三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齊物驟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論語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齊策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秦策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有言其向者故而字一似有因則兩字之意者此也惟然煞句而已兩字亦在此例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趙充國傳云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蓋凡云而已者猶云如是而止耳故讀荀子云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儒林傳云至獲麟而止兩引而止與而已同解上宰相書云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辟焉而薦之天下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宏需洳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於

於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
也、因人之所欲而遂推之之謂也、此段八用而字、皆此例也、
故而字之用最廣者在此、而字之所以爲承接連字者亦在
此、

四凡上下截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
凡兩事並論、以其時相較、則有同時與異時之判、及時者狀
以方適等字、異時者則狀以後先等字、而不狀者爲常、蓋連
以而字、其上下截兩時之較、有判然者、論語云、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猶云而後往拜之也、又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猶云而始志於學也、三十而始立也、孟子云、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猶云而詩始亡也又云堯老而舜攝也猶云而舜乃攝也乃言時之後也非轉詞也春秋定十五年云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孟子云吾退而寒之者至矣猶云而寒之者即至矣僖二十三云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猶云又如是而後嫁也僖二十六云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猶云而即棄命廢職也襄二十三云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猶云而乃觴曲沃人也隱元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猶云而即有文也大宛列傳云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猶云而關東蝗適大起也刺客列傳云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猶云而適見死者果政也又云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猶云而匕首即見也至平準書云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管晏列傳云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公羊襄二十九云今君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又云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殺人燕策云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所謂前已既進今與今日明日一日諸字皆言時也已詳本篇陸賈傳云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上宰相書云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於河洛之間、而字後狀以方適等字、皆不概見狀以後字者、則不勝舉矣、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又云物格而后知致、兩皆排句疊用而后者、僖二十九云國人闕此盟也而後不貳、又二十七年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淮陰侯列傳云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蓋而後兩字、不惟記時也、凡言因果言次第者、胥用焉、總觀所引上下截之變、蓋於是矣、而字之用、蓋未有外乎是者、經史中遇而字有作別解者、則解經家一家言也、要未可据爲定論、故不具論、

承接連字八之三

承接連字最習用者、而字而外、則惟則字

則字乃直承順接之辭、與上文影響相隨、口吻甚緊、而爲用有

三、以上下文爲別、

一、凡上下文事有相感者、則字承之、即爲言效之詞 學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之聚散、與民之散聚兩相感者也、則字承之、以言其效 又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亦感應之事、則字指其效而復助以矣字者、所以必其效也 孟仁則榮、不仁則辱、又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莊二十八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文七公如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

設二十四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
焉用賄、李斯列傳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賈疏傳聞四海之內皆讓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趙策大王與秦、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
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
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
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

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取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李斯列傳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

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

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

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胠篋夫弓弩之知多，則鳥亂於

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

多，則俗惑於辯矣。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

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外物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大宛列傳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

廣地萬里賓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爲名焉然與孟尙書胥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所引諸句長短不同者所以盡其句法之變也則字後則皆以言上下文相感之效至句尾助字不用則已用則概皆矣字。

二凡上下文事有相因者則字承之卽爲繼事之詞。論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以明其後之繼乎先也。論過則勿憚改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行三軍則誰與孟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爲巨室則必使之師求大木，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蹊大人則稱之，文七出朝則抱以適趙氏，成二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語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人間世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趙策，魏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又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商君列傳、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一國於鄙、路溫舒傳、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魏公子列傳、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項羽本紀、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復上宰相書、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與陸員外書、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

則以告之，求知焉則啓勸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所

引各節，其上下文無相感之效，而有相因之序，則字承之，所

以明先後事之有以相繼也。若兩事相遭，絕無相涉之情者，

則字承之，以記其時，亦此例也。孟 他日一則有饋其兄生一

者，仲子之歸，與其饋生鵝者，兩不相涉也，而仲子歸時，適與

饋鵝之事相值，故則字承之，所以記其相遭之時也。孟 晉人

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則之野者，適

之野也。論 丘則行矣。僖二十三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又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人二十三 范鞅逆魏舒，則

成列旣乘，將逆一氏矣。定十一 晉圍而援之末，則同濟泄，

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淮陰侯列傳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廉頗列傳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充國傳己則予幷之屬、不煩兵而服矣、項羽本紀項王則夜起飲帳中、虞卿列傳趙王月蕪、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公宣六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新修滕王記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所引則字、各記兩事相遭之際、而其事則本無相關之情者也、

三凡上下文事有異同者、則字承之、卽爲直決之詞、事之所謂異同者有三、一其事或本相同也、或本相異也、則

字承之所以決其爲是爲非，故則字之後即爲表詞。孟遭時

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之爲高爲美，固不待人言而已然，

今以則字承之，此公孫丑之所爲讚嘆也。孟 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則字以承所問，決所與飲食者之皆爲富

貴也。論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又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孟

滕君則誠賢君也。隱四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襄二十六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

失諸夏，則析公之爲也。成二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

君謀也則忠，穀隱元 若滕者，可謂藍千乘之國，則道則未也

齊物論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又 俄

然後則過遠然、周也　至樂　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

莊子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公莊十三　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公僖二十一　貫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宣二　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穀僖二　號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齊語　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吳語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越絕　其壅則衝鋒之勁不能過

也。否若乃梁，則吾乃楚人也。秦策：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自序要曰：還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楊惟傳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匈奴貸孔氏著春秋，與相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時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伯夷頌：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爭臣論：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又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答燕宿書：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

於人則幸也。答李秀才書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諸引則字後，皆爲表詞，所以決事之同異也。又有上下文事本相同，而詳略攸分者，則字承之，所以實指其詳也。大宛列傳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康居居北，故北與康居本相同也。惟北言其間，而康居指其名，此詳略攸分也，則字承之指其詳也。餘同。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又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公孫宏傳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匈奴列傳其長兵則

弓矢、短兵則刀鋋、又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許國公神道碑、汴之南則蔡、北則鄆、倚叅遙狀、一則遠近一揆、二則人士失業、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引皆如前、

二、事有對待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承之、乃以決其爲異爲同也、又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其爲惡更甚於指、乃一惡一不惡而見爲同異焉、承以則字、所以決其非也、又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又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又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害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又所以爲賊害則害矣，所以自爲

則吾不知也。又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

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一大小同，則賈相若。又以母

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爲能充其類也乎？一爲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

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趙策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功而挑秦一也，予之則無地以

給之。馮奉世傳臣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

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一爲禍於

國家深，其逢命而擅生事同，延一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陳

漢書敘傳威武、勤今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
桓武帥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
臣竊痛之、蔡邕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
其為我罵人也、上崔駰部書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役
刺、欲學為佞、則患言辭直卒、事不成、復讎狀蓋以為不許
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下吏人錢狀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
則事存而利遠、凡此所引、皆互相比擬而有對待之情、承以
則字、所以決其有異也、惟以上所引、皆兩相對比者、各以則
字決之、其上下文有對待之意、而無相比之式者、則惟一用

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且則字之前皆冠以君子等字爲轉者、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子夏冉牛兩等、皆聖人之徒者同也、而一則得其一體、一則具體而微、此不同也、然句法不對、故於第二句治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治國家與彫玉相比、句法各異、故下句冠以至於兩字以爲轉、又承以則字反決其不同口氣、至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若夫成功則天也等句、皆與前引同一義例也、更有則字後止詞轉詞等字、

適與上文對比者、往往提置則字之先、而其後止詞以代字重指與否、概以坐動之有無弗辭爲定、孟子云、其三人、則予忘之矣一句、其三人乃忘字之止詞、而又與末忘其名之樂正裘牧仲兩人相對、故提置於則字之先、仍以之字重指者、則忘字無弗辭狀之也、他如孟子云、聖則吾不能一句、不能之後無代字重指者、有弗辭也、故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乃若所憂則有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有則兇必識之等句、皆有之字重指者、坐動無弗辭也、孟子云、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劉歆傳云、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兩句雖皆有弗辭爲之狀、而則字

之前一爲轉詞則不重指一爲屬文則有其字指爲又與崔羣書云、至於迥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一句嗜之止詞在前、而嗜與不嗜之後、皆無代字重指者、蓋兩動止詞同一代字、則置於第二動字之後其例詳前、今則不嗜兩字已有弗辭、故不重指孟子云、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兩句、可據以爲例代字之重指與否有顯然者、

三、事理以推論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文之爲異爲同也、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此孟子先以文王之囿與齊國之囿並論、而後推言齊民以王囿爲大之宜、而不可與文王之囿比而同之也、

故此則字所以決推論之理也凡推論之理、必根上文、並論見爲同、則決其同、見爲異則決其異、此辯才之學也、孟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則是兩字同上根上文而推言滕君不並耕之非賢也、李斯列傳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云云、屈賈列傳則是王失之於秦、而取償於秦也、穀梁傳二加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吾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諡辨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凡言則是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之或同或不同也、則字後加是字者、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孟子云、則王許之

乎句此又推上文之不可以爲是也由是孟爲其多壽也則天下不召師而加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又則亦將賊賊人以爲仁義與天地夫術者固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詭荀子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所引則字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無異也惟口氣有反正之辨耳學者當審之惟然而孟子云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三句則字亦推論之詞然字重指上文一頓則字承之經生家習見經史中然則二字連用即以兩字囫圇斷爲推理之詞蓋不思之甚也間有去則字而惟用是字以決所推之理者如孟子

云是無義無命也又云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原道云是亦責冬之裘者曰云云祭鱷魚文云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諸引是字皆確指所推之理也又經籍中習以何則兩字連用不知何字接上文而設為問者表詞也則字承之所以申言其故以答何字之問已見代字篇矣趙充國傳贊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劉歆傳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則字後皆決言其故即以答何字之問也猶表詞也故識焉

則字通用不外是矣而經史中則字其不可以常解解者甚夥

斯即兩字有用如則字者

洪範汝則有大疑趙策彼則肆然而爲帝燕策則不可因而刺殺之高祖本紀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

經生家解四則字謂若也假設之辭文義較順則字常解決詞也所以足句也後乎豆者也今四則字皆附於豆則非常解明矣且古文以則即兩字音同互用而即字有解作若字故則字從同至經籍中其他則字要莫逃乎以上三說而經生家有以解作其字而字乃字者瑰說也

論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杖者出

斯出矣又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四斯字皆可作則字解案論語之以斯字解作則字者猶史記之用即字也此可以覘世代之別項羽本紀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匈奴列傳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之地毋爲也季布列傳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急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以上所引除單于即不能一豆皆可作則字解而史記項羽本紀云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漢書則云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皆作則字然有史記作則字而漢書作即字者如史記云沛令共誅令擇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則宜家完漢書乃云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家家完總之則即兩字雖可互用而辭氣有緩急之別學者所當辨也

而則兩字外其他承接連字率皆假借於動狀等字凡事理可分舉者則承以或字事有蟬聯而至者承以既字或又字而既又兩字又互爲呼應者若上文辭氣畢而後事可類舉者以至若及如諸字承之以爲更端之辭更有以非則與非不或不不各兩字相爲起承者

或字分承不一 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此或字分承者皆單字也，［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史貨殖傳］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爲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此或字分承豆也，［鼂錯傳］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此或字分承頓也，與［崔群書］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日厚，

雖欲悔之不可、六或字所承或頓或讀分爲六類要皆相識之人也故必事理分與而後或字承之方爲連字否則以狀動靜字者則爲狀字矣不在此例

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貨殖列傳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陳湯傳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管晏列傳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凡言既字皆先提一事後及他事也既字所附者辭氣未完皆豆也故列入連字不則何以異於狀字

商君列傳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秋水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封狐雄虺非不厲也，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猛。賈誼列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自封王之也。淮陰侯傳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楊惲報孫會宗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周語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猶克國得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當時故也。八引又字皆繼事之辭。食貨志云。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此又字所根上文甚遠。亦繼事之辭也。有將用又字以爲歷敘之辭者。范睢云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繼云又有左史倚相。又繼云又有藪曰雲連徒洲云云。送窮文云其名曰智窮。後乃歷數則云其次曰學窮。又其次曰文窮。又其次曰命窮。又其次曰交窮。皆各爲一段。與袁相公書首言樊宗師孝友。後言其學問。乃進言其文章。則云又善爲文章一段。後又云又習於吏職。皆以又字上承首段。故又字雖用爲歷數之辭。而謂爲代指樊宗師亦可。不特此也。答呂毉山人書云。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

恐未盡然以世事又自周後文繁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一段以字起至不貫皆言故之豆其故有二一則始出而未閱世事一則周後文雜而後生不能貫通今於第二段之前冠以又字者即以代以字也答賓秀才書內五用又字皆以重申其故學者可取閱焉

傳三十既取封鄭又欲肆其西封既又兩字互爲呼應有如此者司馬遷書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送楊少尹序漢史既傳其事而後

共工晝夜又圖其逆恣豕道上倚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文士既不受矣而復歸師秦將生心此既字後應以而又兩字則上下文不惟蟬聯而下而又有扭轉之辭氣也而復與而又同惟既又兩字互應最著見外戚傳云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于莽傳贊云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與于襄陽書云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上崔虞部書云既以自咎又嘆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此惟以既又兩字爲開闔而成爲近今作家之濫觴矣

論丞於犬馬猶能有養、丞至於心偶無所用該乎、至於者因
上文而類及之辭、蓋上文辭氣已畢、而下文又與前文相類、
故至字後加以於字者、猶云論及此云爾、由是。孟至於手之
身而反之、起光因傳至於彼小寇盜、所役人民其原未可究
宗劉歆等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義、則
幽冥而莫知其原、與尚屬書至於心所抑服、考之言行而無
暇尤窺之闕與而不見珍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豈
君一人、荊州刺史表至於館池臨下功德與時齊相表裏作
略歌詩陳之邪僻、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辭條例
傳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與不得賢是為難

耳、蕭相國世家：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汲鄭列傳：至如黯，見上，上不冠不見也。世家：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不曰至於而曰至如者，則有與上文比而同之之意。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山木：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賈誼傳：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隱五：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若夫者，相及而殊上之辭也。有單用若字者，莊十四：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定元：若從踐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所引若

字與者夫同意他如孟子云及至葬又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司馬遷傳云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曰及至曰及其者皆因前事而殊後事之文也論語云如其禮樂曰如其者亦此志也

秋水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非則二字相爲起承文勢最緊故賈誼政事疏內始云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繼云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又云臣以爲不缺則折終云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運用之以聳聽也歐陽生哀辭其他時與君謝辭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制準唱和詩序至若王公貴人志滿氣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送鄭尚書序

非有文武之威知大禮可以信者，則不平往往有事，論不准以治之，則民不敬不則與非則同，五引句謂各別，而所以互爲起應則同，其以非不或不不兩字相爲起合者，文勢亦勁，秋水，大鵬鵬飛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武安侯列傳，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高帝紀，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刺客列傳，者有詔召不得上，項羽本紀，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論非祭肉不拜，汲鄭列傳，黯如見上，上不冠不見也，李廣傳，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商君列傳，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匈奴傳，以爲不宜者

不久矣、不能費者不永學、厥行用成學之助語用指也云云

許國公神道碑銘不一撤則、不足介眉壽非不或不不之在句豆也、本皆狀字、而引列於連字者、以其相爲呼應而句豆則由是而連、

其承上而申下之辭、則惟故字、故本名也、而假爲連字、又以爲兩字、介字也、而亦假爲言故之詞、惟與故字用法各異、

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故者承上文、諸人皆起自勞賤、而申言下文天之勞苦是人也、故故字必根上文、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逍遙遊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德充符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公僖十二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隱三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淮陰侯列傳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所引故字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也、而經書則故字前習加是字、曰是故、一若指明前事、以爲下文之故者然、大學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繼云、是故財聚則民散、又云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終云是故君子有大道云云、中庸

亦然、禮記則不勝數也、易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下是故是承上之辭、上是故、則發語之辭、曲禮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以爲發句、言故者、明衆篇之雜辭也、蓋此句文義與上不屬、故以爲發語辭、而禮經中起句言故、言是故者、所在而有、惟句之有故者、則言故之固然、而其故之所以然、則往往假以爲兩字以明之、故故之言固然者、則爲句殿於後者常也、而以爲之言所以然者、則爲豆置於先者、其常而置於後者、則轉爲句矣、孟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郊於大國乃受伐之所以然、故冠以字而先焉、平原君列傳以

君之不殺先生者，以君為好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汲鄭列傳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魏公子列傳：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陸賈傳：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叔孫通列傳：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所引以字，皆記下文所以然之故，或先置，或參置，辭氣未完，故為逗。孟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東方朔傳：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論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大宛列傳：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蓄那為此

行刺敗我、諸侯必叛之、吳所爲使者之無益也、孤用親暱於
藩籬之外、爲字冒豆、以言下文之所以然也、與以字同、其置
於後者、如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霍光傳先
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黥布列傳諸侯皆以兵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老子
列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
壽也、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張陳列傳將軍瞋目張膽、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刺客列傳然政所以
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食貨

志謂王在上而民不煩，似亦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所引以爲兩字之句，皆後置而以言上文之所以然，與先置者無異，然一則先引叙述之口氣也，一則殿後，則決斷之辭態也，故一爲豆而一爲句，此其異也

至如方當甫自此及會等字，記時之連字也，而皆假於動字，其爲義各別，而用以承接夫上下文者則同，

外戚世家，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賈誼傳，方今之時，何以異此，庾子山哀江南賦，天子方删詩書，定禮樂，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項羽本紀，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方當兩字，皆正値之辭，蓋記者

叙正事既訖而又叙同時之事曰方今之時曰當是時謂爲無主動字也可謂爲介字也亦可。蜀志秦宓傳甫欲鑿石索玉剖珠求珍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甫欲者方欲如何而尙未如何也甫字記時不見於周秦諸書至後世始用然必襯以欲字曰甫欲襯以乃字曰甫乃單言甫字則惟狀字成詐后傳云今吏甫受詔讀記是也自字叙時之辭。廉頗列傳自郢鄢圍解五年而將用爽廉之誅。屈原列傳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項羽本紀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孟比其反也。大宛列傳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比及也用以領豆則爲連字若祭義云比時具物。

比時及時也則爲介字王制云比年一小聘比年每年也則爲代字而食貨志云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比年頻年也則爲靜字此比比之所以解如頻頻也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函及其閒一替言見一替行莊二十三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大宛列傳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上于相公書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濤瀾莫不戰悼惸慄忘恐而自失吳語及吾猶可以戰爲惡飛揚爲始將若何項羽本紀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司馬遷傳會從東上來又追賊事及會兩字皆記兩事之相値也而及字習用會字罕見然用以領豆而爲承接

轉捩連字八之四

轉捩連字者所以反上文而轉申一義也。

轉捩連字中然字最習用然字義本狀字狀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之而意亦然也連字之然用以起句口雖然而勢已轉也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同一理也故然字非轉也亦轉而姑然之則掉轉之勢已成此然字之所以爲轉語辭也

然字之借爲轉說有單用者有襯以他字者然或無襯或有襯其冠句首作爲一頓以取勢者則皆然

然字一頓其無襯者則其勢掉轉其有襯者曰然而曰然則曰然後曰然且等則各視其所乘之勢以定

孟然終於此而已矣然字一頓以應上文平公之待亥唐如是也下乃挺轉決其終於如此而已矣漢帝紀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三然字皆轉詞陸賈傳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匈奴列傳匈奴人衆不足以當漢之一郡然所以一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霍光傳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秦本紀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一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一旦然能有得罪、無以辭其一矣、所

引然字皆冠句首可作一頓、下文則挺轉矣、周秦之書單用

然字爲轉者不數見、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反轉而欲作勢者、則加而字、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然者然上文所云殷之難變與夫

土地人民之衆、而字則轉言文王以百里而能興正與上文

相反、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李斯列傳、此三臣

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三年問、將

由夫愚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

鳥獸之不若也、秦本紀、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燕策

亭記晉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稱焉者比後上宰相書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云云所引然而皆折讀今人用然而二字則異是、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由是而另推事理者、則加則字、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者、然其所云失伍之士之當去也、則者、由士之失伍、推及其人之失伍也、故然則兩字、亦可折讀、

孟然、則舜偽喜者與、天道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李斯列傳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刺客列傳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

之俛除矣賈誼傳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上張儀射書然則從之害於人也決矣所引然則兩字皆可拆讀同上

然字一頓以承上文由是而繼以他事者則加後字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然後者明繼事之詞也經籍最習用之孟一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司馬遷傳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趙策始吾以君爲天下之二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秦策秦故以戰一之覺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無以異也有謂

唐時往往以然字代然後者、論淮西事宜狀云事至不惑然可圖功、論變鹽法事宜狀云事須差配然付脚錢兩然字若曰然後句調不諧矣、而句意則然也、

然字承上一頓既已如此、由是而或聊且爲之者、或尙且不可者、則加且字、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然且者、知其不可、而聊且至也、孟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又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所引然且者、猶云如是而尙且不爲不可也、至秋水云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此然且者、亦如是而尙且之謂也、又穀梁昭十三年云、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此然且者、郎如是而聊且

葬之之謂也、韓子雜言篇云、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猶云如是而尙且之謂也、

更有然故爲承者、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則既然上文而申言其故也、然故兩字最見於諸子之書、今人用者蓋寡、又有以然乃爲轉者、淮陰侯列傳云、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然乃者、猶云既已貧無以葬、而反覓善地也、總之然字非轉語辭也、不過一頓、借以取勢至下文、如何轉接、則以續加之字爲定、

乃字用作然後而後之解者、則爲繼事之辭、用作於是之解者、

則爲言故之辭、而皆位於句首、不此之解則非連字

馮唐列傳王遷立、乃用郭開、讒間李牧、大宛列傳終不得入平城、乃解而引歸、魏公子列傳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趙廣漢傳風諭不改、迺收捕之、送王秀才序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所引乃字、皆位句首、而可以然後與而後代之、此連字之記時者、

主父偃列傳以爲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司馬遷傳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大宛列傳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

孟荀列傳、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劉歆傳、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所引乃字、皆位何首、而皆有於是之解、此連字之言、故者、其在句首而不可以前解解者、則惟用若更端之詞、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乃所願者、猶言至若所願也、然作此解者、概視若字、孟子云、乃若所憂則有之、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墨子兼愛篇云、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乃若者、前言方畢、而又類及下文也、與至若及其諸

詞同解乃猶若字置於句首則爲言時狀字歷書云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諫君也乃字位於句豆間者則所解不一而概爲狀字故經生家聚訟紛紜有解若方字甯字且字若字是字其字者甚至無解而謂之發聲語助者其解若而字者則惟宗公羊傳之說云乃乃難乎而也

又有第但獨特惟五字皆轉語辭五字意雖各別而前文不論惟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者則皆同雖然經史中以爲狀字者居多

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

假貸，僅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酈食其傳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三第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趙充國傳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與御中丞書但日令走馬來求貸給，助吾爲聲勢而已。三但字用如第字。趙充國傳獨忍推兵利害至熟悉也。王翦列傳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荆燕世家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所引獨字同前。司馬遷傳特以爲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斃死耳何也、蘇秦列傳王王趙非趙忘付以尉說
王授以誠秦必加兵於趙、特字與但第等字無異、魏其列傳
唯灌將軍獨不失故、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
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送湖南李正字
序唯恐也棄不益進行不加修、顧唯未死耳、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
然、唯字亦同上、統觀五字、皆承上文、不相批駁、只從言下單
抽一端、輕輕掉轉、猶云別無可說、只有一件如此云云、而所
引五字、皆冒句首、此所以為連字也、非然、其不為狀字者鮮
矣、

顧、動字、回首也、借爲連字、則有轉念及此之意、顧字於轉語詞中、最輕婉、用之有回環往復之態、位必句首、否則成爲狀字、刺客列傳吾每念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祭統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匈奴列傳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而已矣、疏廣傳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淮陰列傳且夫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所引顧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位於句首、有而顧兩字連用者、李斯列傳云、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而

顧者、而反也、顧用如狀字、由是陳餘傳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賈誼傳云、足反居上、首顧居下、諸此顧字、皆反字解狀字也、然王翦列傳云、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後漢馬援傳云、卿非刺客、顧說客耳、齊策云、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諸顧字、經生家皆以與反同義、且以顧反兩字連文證之、不知顧反兩字雖同義、而反爲狀字、諸顧字爲連字、應以乃字解之、況以顧反連文、證顧反兩字可互解、則顧顧反反無解而

有解矣、

推拓連字八之五

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他意也、作文切忌平衍須層層開展、方有波折

推拓連字要皆用以連豆而已、其拓開跌入之辭則有雖縱兩字、而雖字尤習用、與而則兩字同爲作家所重、

汲鄭列傳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縱愛身一豆、縱字連之先、將文勢推開一宕、旋復跌入本意、張陳列傳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田儋列傳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

我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本紀籍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汲鄭列傳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 諸縱字皆以領豆、意在推開上文、而跌落本意也、而縱籍中縱字不多見、雖字則所在而有、

雖字有以領一字者、有以領一豆者、論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庸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宣三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諸雖字、皆領一字以爲推宕者、然所領者雖僅一字、而與豆無別、雖狎必變者、猶云雖素與之狎、而必變其容也、故雖狎二

字已成一豆矣、餘同此、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又子雖然、豈舍王哉、殿十一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廣三十一雖君之有魯與、亦徼色之盛也、孟荀列傳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刺客列傳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司馬相如傳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司馬遷傳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魏其列傳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貢禹傳雖有愚劬不肖之罰、猶得蒙業而安、食貨志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與宦卑賓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送王秀才序及墳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舊太傅行狀、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請散讓、諸此雖字、皆以領起後各有猶豈亦儻然寧矣諸字以為呼應、因以收轉煞句、最為得用、若無呼應諸字、則雖字與即字同解、萬石君列傳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猶云即燕居也、蕭相國世家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梅福傳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屈原列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所引雖字、皆可以即字代之、惟

史籍中有時唯字與即字同解而經生家以唯雖兩字同韻往往以雖字解唯字拘矣汲黯列傳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淮陰侯列傳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猶云即天子亦不說也即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其類此者不能盡引公羊桓公十四年云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此唯字經生家用以解作雖字之左證然不如解以即字之為明晰也猶云以為災之餘即未易而嘗亦可也又有一節內兩用雖字者趙充國傳云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歐陽生哀辭

云屢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屢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兩節兩用雖字皆以領豆轉折分明

若苟使如設令果即誠假諸字皆寓之末然而假設之辭亦爲推拓連字惟以連豆而已而諸字單用先後乎起詞者不常

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又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又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三節內所有如若苟三字皆假設之辭用以連豆者如若兩字皆後乎主字主乃豆之起詞也苟字冠豆者無起詞也故設辭單用後乎起詞者常也

隱十一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又

十二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僖七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所引四若字，皆以連豆而兩後起詞兩先焉，張釋之列傳，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又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趙世家，果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呂后本紀，主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太后湯沐邑，太后必喜，竇田列傳，此時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甯有可信者乎，荀子非十二子篇，假令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魏志辛毗傳，我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

作三公而已、所引諸段、皆以連豆即字所引、一先起詞、無
從讀、令與假兩字、皆先起詞、況該兩字則後之、所字無起詞
故先豆焉、惟使字必先起詞、廉頗列傳、使趙不將括即已、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平原君列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
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魏公子列傳、使秦破大梁而夷
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見天下乎、知北遊、使我欣欣然
而樂與、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諸使字皆在起詞之先、蓋使
字雖設辭而有使令之意、故皆先起詞、然則令假兩字當從
同與、
連用兩字者、則先起詞而無有後焉者、

說辭往往借用兩字者，齊田完世家，韓魏與晉秦於此變，宜亡此言李斯列傳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彼淺張傳向使能鑒前驗後，援鏡自鑒，則何陷於凶患乎，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淮陰侯列傳贊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釋之列傳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以何加其法乎，魏其列

假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游俠列傳、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所引

內所有曰鄉使、曰向使、曰假設、曰假令、曰浸假、曰有如、曰誠使、皆連用兩字、而皆先乎豆之起詞、浸假後承以而字者、蓋用如無主動字、而假為連字者也、又張釋之傳云、有如萬分之一、而復言假令者、重為設辭以諦之也、統觀諸引設辭、皆推宕之豆、豆則辭意未畢、故必有收句以為應者、而收應之句、有承以則字必字亦字者、有煞以矣字也字而已者、有無承繫而句意相應者、詳觀諸引、閱者可自得之、

設辭之後、復有以雖字宕跌者、亦習見也、

孚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誠求之者，設辭之豆也，雖不中者，跌進一步也，不遠矣句，則折收矣，齋果皆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猶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猶之列傳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循此想故，或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孫，莫敢闚其餘皆畏列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頁陸賈傳令樊酈絳灌攻數十城而主，今對以敗亡可也，令信越之餘，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燕齊荀可以明晰之執，成君之節，雖任惡名，不難受也，上張僕射書苟如是雖日

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恩則有之矣將以報於天下國士知己知己則未也答劉正夫書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諸所引節始則以設辭一推繼以雖字一跌而後折收本意句法盡同最爲可法

其餘連字用以較量者則以猶尚與況矧等字又以與豈甯孰等字互爲呼應

宣十二困獸猶鬬況國相乎猶字低一層比況字跌入有勢況字後但有國相一名字並無動字相續似不成句不知況字後凡爲所比者概皆不言而喻此處爲所比者非徒困獸與國相也乃以困獸之尚鬬襯出子玉之復讎也今不言明

此所謂意已到而筆未到也有時況字上文雖無猶尚等字而從低一層說即在猶尚等字之甲裏矣又況字前有加以而字又字者所以助轉折之勢況字後有襯以於字乎字者所以明比於之義要之於句法則皆與單有況字者無別傳十五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成十八勇夫重閉況國乎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三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三引上文皆無猶尚等字以爲呼起但皆從低一層說則與書明者無異矣孟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公僖十六石猶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食貨志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三引況字皆加而字、送孟秀才序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韓郎議、大凡制度之改、致令之豈利於其爲、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此況字前加以又字者、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又況乎以不賢人之召召賢人乎、況欲使夫小國之君猶有賢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有襯於後與無加無襯者同一句法、故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趙策云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律書

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

禮書云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恱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敎被服於成俗

乎諸所引皆合例况字後句長者有將爲所比者說明以足

辭氣者昭七年云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况

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

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

不亦宜乎此節况字後四用矣字一用雖字皆豆也直至能

爲鬼不亦宜乎方上接况字之句如此長句如不將能爲鬼

提明則辭氣不貫矣、

矧爾雅云況也、經史不習見、見於書者與解、詩經云、矧可射思、義同、韓文鄭人對、有云、矧非是而免輸者乎、又送董邵南序云、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其用法同況字、

以與字作比辭、而後應以甯字、如論語云、與其奢也、甯儉、以及應以豈字、如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或應以孰若等字、如韓文云、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云云、皆已見與字篇內、

用以遞進者則以抑將甯等字以爲詢商之辭、又或以非惟不惟與亦抑復等字爲撇轉之辭、要之此種連字皆從假借而來、本無定式而經史往往藉以推宕文機故臚舉焉、

論求之與、抑與之與、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孟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國策誠病乎、意亦思乎、

三引抑字皆以領起進商之句者、暗寓轉意、所引秦策句內意同抑字、莊六年云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昭元年云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與崔羣書云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三引抑字、皆轉折之辭

秋水此龜者寧其死

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卜居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云云。孟嘗君列傳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諸引句中兩商之辭，有皆用甯字者，有甯將兩字爲先後呼應者，有單用將字，又有將抑並用者，皆無定式，唯其是爾。

經史內於兩商之句，有以其字領起者，昭十年云，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答呂毉山人書云，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

非而趨是耳孟嘗君傳則云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是其字之外又以且字再商者姑錄之以見文之善變

副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晉語傳非獨侏興人也亦形勢然也隱十一冢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平準書非獨治率治民亦猶是也刺客列傳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詩給發令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狀顯依遐不留寄於下國也三上宰相書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守戒諸侯之八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諸引節

皆一推一轉、以不惟非獨豈惟爲撇者、即以亦抑固復等字爲轉、而概煞以也字者、所以足收轉之勢也、亦猶兩商之辭、煞以乎與耶等助字者、所以寫其擬度之情也、其他或假狀字或假動字以爲連字者、繁不兼載、學者披閱往籍、當自得之、